

回望“当中坡”

■安黎

村里人把“当中坡”念作“当冲坡”。从小，我也随村民“当冲坡、当冲坡”地叫着，并不觉得有何不妥。直至长到一定的年岁，因从文已久而养成了咬文嚼字的习惯，才开始反刍“当冲”二字的含义。一番琢磨之后才恍然大悟，明白“当冲”的正确读音应为“当中”。所谓的“冲”，纯为字不正腔不圆的村民，在读音上以讹传讹的产物。

“当中”，就是居中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这面坡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群体的一部分，居于群坡之间，左边是坡，右边也是坡，与其他坡日夜厮守。

我是在土塬上长大的，因此对于坡，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厚厚的黄土，仿佛臃肿的胖子，脂肪层叠堆积，从而聚集起一座座崛起的土塬。土塬或宽或窄，宽者，呈巨型的扇面状，绵延三五十里而不断；窄者，形若骆驼枯瘦的脊背，一个足球场都能容下。土塬皆为地壳运动或洪水漫溢的结果，并非人力所致。在古旧的年月，散落于土塬的村庄，各具形态，有的近千户人家挤在一个村寨里，这户的屋檐与那户的屋檐“勾肩搭背”；有的才三五户人家，七零八落，各自钻窑而居，鸡鸣不相闻。春耕秋收，炊烟缥缈，青灯幽微，一代代人因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在土里挥汗，在田里刨食，自给自足而又自得其乐。

有塬的地方一定有坡，也一定有沟。塬、坡和沟，三位一体，难解难分。土塬上的人，不一定能望得见山与河，但目之所及，一定能看得见一条条的深沟和一面面的坡。时常挡住他们脚步的，不是河流，而是深沟；阻隔他们视线的，不是高山，而是高坡。

沟和坡，构成了土塬人生活的背景，他们不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却能靠塬吃塬。塬上的平地用于耕种，以此来养活自己和儿女；塬上的坡地可供割草和砍柴，草用以喂牛羊，柴用以烧锅烧炕；塬下的沟壑貌似百无一用，却能在兵荒马乱之时用来藏匿和逃命。

坡是塬与沟的过渡地带，覆盖着虚浮的黄土，生长着杂乱的野生植物，地势缓慢，“面目憨厚”，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坡不与山争高、不与塬比平、不与沟斗狠，俨然一副懒人的模样，倦怠地斜躺着，晒着日暖、沐着月光，任凭自己的肌肤之上，镰刀闪烁着寒光，蝴蝶抖动着花裙，蜜蜂调戏着花蕊。

比起那些地界分明并各有其主的田畴，像野孩子那般无人疼爱的坡，显得潦乱而寂寞。但坡有坡的胸襟，因属于无主之地，于是谁都可以踏入，谁都可以朝其索取。老者可以去刨挖树根，孩童可以去放牧牛羊，男子可以去解手，女子可以去采药，甚至妙龄男女，还可以掩人耳目地去幽会或偷欢……坡对所有人，既抱持来者不拒的开放态度，也怀有一视同仁的平等意识，罔顾贫富与强弱，极尽博大与宽厚，历经风吹雨淋而不惊，旁观世事沉浮而不语。身处坡中，人即使滑倒了，也不会骨折；纵然摔个跟头，也不会伤及内脏。

二

我的家乡麻子村，位于耀州城北偏西二十

华里处的土塬上。村东与村南，与锦阳川相邻；村西，则与关庄塬连为一体。

和土塬上的其他村庄相仿，麻子村不缺的，恐怕就是沟与坡了。村子的最高处，被称作岭。岭高高地昂起，宛若一个人的头颅，而田地，则仿佛是一条条又宽又长的腰带，一圈圈地缠绕在脖子下方的腹部。地势从高到低，低到一定的份上，就与一条条开裂的沟壑贯通。而村庄，则宛若一个爬坡爬累了歇脚的长者那样，蹲坐于半坡之中或半沟之上，背倚坡状的田畴，面对幽深的沟壑。

坡很多，但就我情感的亲近度而言，首当其冲的要数“当中坡”了。

“当中坡”与村子的主体，仅隔一条小沟，而我家，距离沟的顶端，不过三四十步之遥。沟是从村南起始的，换句话说，也是从村南终止的。起始还是终止，关键是看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站位不同，结论就会不同。沟的起始阶段，窄窄的、浅浅的，从沟岸的这端，扔一块土蛋，足以打中沟岸那端的人；吃饭时，沟岸这边的妇女端着饭碗，与沟岸那边同样端着饭碗的妇女可以边吃边拉扯闲话。很多个黑灯瞎火的夜晚，不知何故，两边的妇女隔着沟争吵了起来，惹得全村人都跑出了家门，竖起耳朵静静地聆听。妇女们吵着吵着，音调就升高、音量就变大，口气当然也就愈发凶狠。很快的，两个人的对攻，就变为两个家庭的对阵。每个主骂者的身后，都站着好几个七嘴八舌的援兵。吵架能否开得胜，就在于言语是否犀利、舌头是否恶毒，于是双方都竭尽所能地射出最为猛烈、最为狠毒的咒骂炮弹，瞄准着对方的软肋，力争一击致命。争吵的起因，无非皆为芝麻小事，要么是谁搬弄了谁的是非，要么是谁家借了谁家的一只碗，明明没有归还，却硬硬地说还了。

有沟相隔，双方终究止步于骂战，而未升级为打架。当然，沟在此时，不过是一个借口和一个台阶而已。若真想打架，只要跑出个三四百米，绕过沟顶的那个小弯，就能把对方的衣领一把揪住。然而吵归吵、骂归骂，彼此心照不宣，都不想与邻里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就说一些“若不是沟的阻隔，早把你的猪嘴撕扯了”或是“肯定要打烂你的狗头”之类的硬话。

从我家去沟的对岸，朝南拐个弯，一两分钟就可抵达。对岸散落的几户人家，就盘踞在一面坡上。这面坡，村里人称其为“沟那边”。从“沟那边”转到它的背面，就是“当中坡”了。也就是说，“沟那边”和“当中坡”本就浑然一体，只是分属于不同的板块罢了，犹如同一部书里的不同章节，犹如同一个人的前胸和后背——“沟那边”面朝西，而“当中坡”面朝东。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阶段，“当中坡”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及至于我已接近人生的黄昏，“乡音不改鬓毛衰”，躺在异乡的床上，一想起它，依然觉得是那么伸手可触。割草，我去它那里；砍柴，我去它那里；挖药，我去它那里；放羊，我也去它那里，甚至是偷懒和悲伤时，我也去它那里——它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心药，更是我放飞梦想的草原和天空。

那时候的我，纯粹是一个好高骛远的孵梦者，为逃避现实的冷酷，就躲进梦中，用童话般的梦幻给自己编织奢华的未来，并将其当成维持自尊的基座和围墙。理想的指南针，总是随着需求而旋转，缺什么，什么就没能被确定为孜孜以求的奢望。

割草或砍柴累了，我就独自一个人坐在坡地里，望着悠然的白云，思绪也随云絮而飘飞。遐想是一幕戏，我沉溺其中，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端着公家饭碗的成功者的角色，挺着腰杆，衣锦还乡，所遇皆为笑脸，所见满目亲热，轻蔑的目光和讥讽的言辞一扫而光，再也无法将我刺伤。

少小时遭遇过不平等，我才终生都在坚守着平等的立场；年幼时目睹了太多的恨，我才深谙爱之于人间的意义。

“当中坡”并非割草砍柴的首选之地。原因在于它离村太近，无数双雷达般的眼睛都在扫视着它，青草刚一露头，立刻就会被眼尖的人用镰刀割去。因此，即使在草木繁盛的季节，“当中坡”也像被刚剃过头的脑袋，光秃秃的。鉴于此，我们这些砍柴割草者，为真正有所收获，时常要结伴去更为偏远的坡地。越是人迹罕至之地，越是能捡到躲藏的漏网之鱼。

然而，一旦早闻村里晚上将播放电影的消息时，我就成了一个磨洋工者。远处的坡地不去了，就去一抬脚就到的“当冲坡”。装模作样而又心不在焉地割上几缕草，然后就坐在半坡里望着太阳发呆，总觉得那颗太阳，仿佛被钉子固定住了一般，悬在高空，僵住不动。思忖是不是自己把太阳看得害羞了，太阳才会如此倔强，不肯下移，于是硬是抑制着内心的躁动，低下头去，想着只要自己不再看它，它也许就会一寸寸地沉落。等了一会儿，再次抬起头仰望，却发现太阳依旧岿然不动，心中的焦躁和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下午，比一个世纪都要漫长。我心里慌慌的、痒痒的，又有些急不可耐，恨不能此时的太阳变成水面上漂浮的气球，使劲一按，将其按入山坳之中，从而让黑夜尽快成为天地的主宰，让电影的画面尽快映入我的眼帘——过度贫瘠的童年生活，硬是把看一场电影幻化为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曾在一本书里写过过下的话语：我曾割草放羊，向往着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后来真的来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却向往着那面坡，我真想重新去放羊——扪心自问，若真的让我再去放羊，我能受得住吗？

沦落乡野，城市被我们的想象美化，成为我们心中美妙的天堂；身居闹市，农村又被我们的幻觉粉饰，成为我们虚拟的乐土。然而世界上的物事，一旦被理想化，就会失真，就会与现实差之万里。理想化只存在于诗人的梦境中，不存在于寻常的生活里。

人注定是回不去的，原因在于村庄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村庄，我们也已不是曾经单纯的自己。

名家专栏

致敬“冰雕战士”周全弟
——写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一)

■闲者

古人云
崇尚英雄
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

7月14日
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
《长津湖“冰雕战士”
依然“抱笔”在战斗》
令人动容，令人泪目

73年前
被冰雪包裹的长津湖
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战斗
年仅16岁的战士周全弟
从此失去了双腿和双手

当冲锋号吹响时
眼看着战友们冲向战场
周全弟却趴在雪地里
站不起来，更冲不上去
只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冰雕连”唯一幸存者
被抬下战场后
为了保全他的性命
双手和双腿不得不全部截除
从此，周全弟开始了
人生的另一场战斗

73年来
他凭借着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
不仅能够完成日常生活自理
还用一双残臂抱着毛笔
创作了“抱笔书法”两千余幅

周全弟1934年出生在
四川南部县的一个农户家
1949年12月加入三野9兵团26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
他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长津湖

1950年12月
历经半个多月的急行军
他跟随部队到达长津湖一带
这里海拔高、气候寒冷
气温最低至零下40℃

周全弟所在的连队
奉命进入黄草岭阻击美军
为了完成伏击任务
他和战友们们在雪地里
整整埋伏了三天又三宿

由于长时间趴在雪地里
等到第四天冲锋号吹响时
不少战士已经被冻成了“冰雕”
周全弟发现自己全身僵硬
根本站不起来，更是无法战斗

战友们返回搜寻时发现了
被白雪埋得奄奄一息的周全弟
送至医院时他已高烧到40℃
为了保住他的生命
医生将他的四肢全部截除

1.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提升，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稿酬。
3. 编辑有权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
4. 本报拒绝抄袭，尊重原创，如有著作权引起的纠纷，由作者自负。

温馨提示